

人生复调

● 方杰／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人生复调

● 方杰／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生复调/方杰著.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206-05863-9

I. ①人… II. ①方… III. ①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77596号

人生复调 (海上四季歌文丛)

著 者: 方 杰

责任编辑: 于二辉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长春市盛达印刷厂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 张: 22.75 总字数: 200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05863-9

版 次: 2012年10月第2版 印 次: 2012年10月第2次印刷

印 数: 1-3000册 定 价: 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重印前记

本书两年曾出过一版，作为回忆录讲了六十年的事。篇幅压得太紧，“犯忌”的话不敢写，敢写的话又无趣。所以简而又简。书出来以后，一些朋友看了希望我再多写点。去年写了一本，叫《昨去今来》。今年又想写一本，已五万多字。本想再多写点，独立成章，取名《清晨醒来》。这是受了弗雷的一首名为《梦醒时分》乐曲的影响，我喜欢它的意境悠长。然而斟酌再三，又觉不妥；而且所写的事情仍与个人经历有关，其实是前书的补充。加上近来精力不济，因此便不再另起炉灶，干脆就合为一本，算作《人生复调》及补遗。也是学了前人的做法。同时对原书我也作了一些修订，去掉了一些不当之词，改正了一些错别字，个别模糊之处也做了一点订正，以求尽可能妥贴、真实。我写这些东西，可以说是回忆录，但又想避开“回忆录”形式，不拘编年，想到什么说什么，较为随意。说句不自量力的话，叫“散文体”。我这辈子过得有点糊里糊涂，从前有许多事情看不懂，净往好处想。如今经过历练，稍觉明白，于是就有了晨梦初醒的感觉。才知世情形形色色，人也扑朔迷

离。有善良的，也有凶狠的，有阳光的，也有专会算计人的阴谋家，很不简单。这便是一点亲身体验。曹孟德说，人生几何，一生过得也真快，忽然，人说老就老了。好比做了一场梦，醒来以后，诸事却已无能为力。当然就有许多感慨在。好在现在开放，个人有空间，能够直抒胸臆，可鸣可书，无所顾虑。为自己也为朋友，所以我便又出了这一版。凡事自己高兴就好。就叫老有所好，老有所乐吧。

2012年3月

自序

前不久,文化部谢锐、陈迎宪两位朋友来看我,问及平时做什么?我说闲着。她们很奇怪,劝我写点东西,一来可以打发时光,同时又可以练脑,避免罹患痴呆症,说得动听有理。我的外甥李动从上海来也要我写。他是《人民警察》的主编,公安战线上还有点名气的作家。他说你的经历曲折复杂,折射出一段历史,写出来很有意思。他们居然说动了我的心,于是便又拿起早已搁下的笔。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写什么呢?我想了想,还是就写自己吧,驾轻就熟,提笔有词。我本平庸之辈,无可吹嘘,不必从襁褓中吮手指时说起,让人起鸡皮疙瘩,只拣一点自己觉得还有意思的生活片断聊记于此。其实我活到现在,经历不算复杂,基本上没有大起落,算幸运的。也被人整过,不过小小几回。但人生嘛,总要经过一些沟沟坎坎,有好人相助,有吃亏上当,也有一些叫你恶心的事。生活就像万花筒,时而山重水复,时而柳暗花明,充满着复杂的变数。我向来不惹人招事,不掺和人事矛盾,但命运偏偏让我也遇上了几回麻烦,本不想提及,但又不能回避。我写这些东西是为了记录一下我的生活,我的人生经验和感受,我所经历的一段历史。

现在都讲宽容，说得有情有理，温馨开导，殷殷期待，令人感动。宽容是一种理想，美好的愿望。我也本着宽容的精神，据实以报。但有些问题不是一个宽容能讲得清的，要看什么事。你办事不正，有违公道人心，伤害了人，总不能指望别人闭嘴不语。不过我还是本着“宽容”的精神，力求冷静，有一说一，照实写来，不毁不誉，不去回避真相，尽量写出生活的原貌。

生活都是残缺的，没有十全十美。我一生为理想战斗过，也经过一些曲折，纵使有过委屈，我却无怨无悔。在我来说，也有很多缺点和失误。我出身军人，从事文艺工作多年，少年稍有得意，身上有一点娇气，也有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傲气，和一点莫名其妙的官气。对人不够周到，脸上的阴晴过于鲜明。所以不免有时使领导恼火，同志不愉快。很抱歉，我也得罪过人。我写这些东西，虽然不能说没有一点情绪，但绝不是想向谁发难。我的目的明确，就是，我在文艺界时间较久，了解它的历史和现状，可以提供一些第一手材料，从中让人们了解一点真实情况。然而究竟不过是一己所见，视野有限，基本是个人经历的那点事，无关宏旨，但请识者一哂。现在社会发生了变化，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时期，可以独立思考，大胆放言，无须顾虑。如有不平，还可以倾诉，抗争。这是社会的进步趋势。我思我言，我行我素。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暂且压下。所谓复调，是一种音乐语言，表示多个旋律通过对位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我觉得人生亦复如此，且借来一用。

2009年8月

目 录

重印前记	1
自序	3

第一辑

参加八路军	3
在教导队	6
驻军胡家庄	8
“医生事件”	11
亲历战争	13
战斗中的战友剧社	15
新来的协理员	17
可爱的老社长	20
当年的老战友	22
不忘我们文艺科	27
亦师亦友侯金镜	32
老领导丁里	39
邂逅董其武将军	45

第二辑

初入电影大门	51
--------------	----

57年所见	56
三个电影刊物的副主任	61
花园饭店	70
笑吧，笑你们自己！	79
团泊洼的秋天	86
新华社，我的又一个五年经历	93
《人民电影》生不逢时	102
红与黑	105
最后一场运动	109
忘本问题	112
华君武同志道歉	114

第三辑

翻开生活新一页	119
兴奋之后是彷徨	122
繁荣与泡沫	129
戏剧“梅花奖”的由来	132
第一次出访	136
文章得失事	144
自行车接来的表演艺术家	147
戒之在得	150
一场风波	153
始料不及	158
失控的场面	163
八十年代剧协本身就是一台戏	166
不情愿的一次出国	169

顺访美国	172
我断然做出一个决定	178
旧人旧事五题	180

第四辑

柳暗花明又一村	191
《中国文化报》的创办	193
举步维艰	201
去烟台	206
“自生自灭”之轩然大波	209
还是个别请教好	215
顺理成章的班子调整	218
守望者的艰难	225
招标试点	228
艺术职称从此开始	231
中国艺术节前前后后——怕去上海	236
中国艺术节前前后后——美丽的哈尔滨	239
中国艺术节前前后后——大幕拉开	242
大场面，艺术局长的另一种阅历	246
相逢秦淮河	249
苏联日暮访苏联	252
一句玩笑话	259
我的请辞	261
回乡记	265
昆曲在香港演出	270
旧事重提——一出戏的经历	275

无可奈何	278
世态人情	283
好大一件事	286
一声叹息	289
与人为善的王蒙	291
“昆乱不挡”的高占祥	297
戏剧名家英若诚	299
感到委屈的王济夫	301
世上还有真情在	303
 第五辑	
当了闲差	307
不惊	311
失窃	314
错把冯京当马凉	317
不冤不乐	319
“非典”的日子	322
音乐情怀	326
感觉还算良好	336
 附录	
胡可同志的信	340
徐萍：夕阳无限好，并不近黄昏	342
 后记	346

第一辑 — DYLJ

第一輯 一 DIXI

参加八路军

我生于山东省长清县。1945年5月，正当春暖花开时，我和同学一起，越过黄河，行走百余里，到了东阿县参加了八路军，部队为冀鲁豫军区一分区。时年十三岁，算赶上了抗日的尾巴，勉强称抗战时期干部，离休。现在国家对老同志优待，每年多发一个月的工资补贴，虽不多，却有荣誉性质，也可聊补生活花费之不足。如今又给了一个副部级医疗待遇。逢年过节，承蒙关照，还有在职相应干部来看望，已很知足了。

我参军时年龄小，为什么要来当兵，似懂非懂，只知道八路军好，打鬼子。我父亲就是当八路军牺牲的。死得很惨，他被日军抓住，严刑拷打，在日军看守很严的据点，居然逃脱。日军当即发现，荷枪紧追，眼看又要抓住，恰巧田里有一口水井，父亲便跳下去。日军打捞上来以后，在头上连开两枪。尸体是我姑母请人晚间抬回家的，一路鲜血，惨不忍睹。那年我才八岁，小妹刚一岁。

从学校来参军的，我们一共有十几个同学，其中有五人因年龄太小部队不肯收留，就有我在内。部队同志劝我们过两年再来。他们四人便又回去了，只有我坚持留下。因为我父亲牺牲后，举家逃



◀ 1954年任第二十八师
文工队指导员

荒沛县，返乡后，母亲带三个孩子，还要供我上学，家境困难。而且我向往八路军。部队同志很同情，暂留我在分区管理科帮忙。恰巧在这时分区开会，教导队来了一位政委参加会议。中午开饭时间，科长要我给他打饭，那人很和善，像个老八路。他问我从哪里来，现在做什么？我就把我的来历向他说了一遍，并且提出到教导队学习。我虽年岁小，但个头长得较高。看样子他比较喜欢我，当即答应我的要求。我于是第二天去了教导队，被编在青训队。从此

成了一名正式军人，换上军装，还佩带一枚蓝白两色标有“八路”的臂章，人称“小八路”，走到街上都另有一副神气。

回想当年参军的时候，母亲的矛盾心情。她难舍一个才十三岁的孩子出远门，但家里常常缺粮断炊。临走时，母亲连天给我做了一件夹上衣，一双布鞋。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世上最关心你的是你的母亲。上路那天，我就是穿了母亲做的那件新夹衣，鞋子则裹在包袱里，系在腰上。我去参军，母亲几天没有睡好觉。她把我送出村庄，不断嘱我多往家捎信。

在教导队

我在教导队的青训队，又叫三队。记得我们的队长叫邵瑞。有个小队长才十八九岁，每天早上出操都由他吹哨集合，一边跑步他一边喊操，非常神气。人们都很羡慕他那么小其实也是个娃娃就很有风头了。

我在教导队还经历过惊险的一幕，也算“见义勇为”吧，差一点把命送掉。那年夏天酷暑，几个同志相约去村边一个大水坑游泳，刚下过雨，深坑积水如河。我下去不久，就见一个同志掉进深潭。原来他不会游泳，此时陷于极度危险，正在拼命挣扎，被我发现，我不假思索独自游过去想把他拉上来，不料被他一把死死抱住，两人身体的下沉，谁都动不了了。他越抱越紧，任我怎样挣脱，他就是不放手。眼看死神逼近，没有希望了，却意外被人拖上来。我实在太小，没有经验。据说在水里救人是必先把他打昏才行，但我不懂，险些作了冤魂。说到这里，我请同志们当心，不会游泳千万不要冒险下水。六十年代剧协也有一个青年编辑，去八一湖，见别人下水他也下，殊不知水火无情，结果上演了一场悲剧，等被发现捞上来时，他已经断气不醒了。再者，救人也是有窍门的，有